

悲泣的英雄

李漢呈

「一個與世疏離的天才——郁達夫」，R. O. Chang 著
何欣、張聲肇譯，成文出版社六十七年十一月印行

過去數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界，曾經歷經不少文學品味上的變更；社會性的論戰文字瀰漫在萌芽初露的文學園地裏，一次又一次的影響批評與創作。然而能屹立於爭論之中，又不輕易為時尚所左右的創作者，並非絕無。郁達夫，或許可稱其中一員。如同我們今日仍然同意鄭學稼之論魯迅，我們也不否認蘇雪林加諸郁達夫的道德譴責。但是，從周作人到夏志清，曾經批評郁達夫的學者，却一致認為郁氏已逼使不同讀者產生興奮與迷惑的心情。郁氏個人所表露的傷感主義，非但在五四文人之中獨樹一幟，其作品呈現的浪漫色彩，同時也是廣義五四時期中國的時代精神。除非我們有意忽略近代中國的浪漫傾向，否則，在接觸這方面之時，郁達夫生平作為的研究是無法忽略的。

在「一個與世疏離的天才——郁達夫」一書中，作者 R. O. Chang 把郁達夫的廿個短篇小說一一細讀，企圖尋找並分析郁氏浪漫精神的來源和表現。他在全書五章的討論中，雖然提及出現在郁氏作品中的英美等國浪漫文人，但是這種影響上的溯源工作做得不够深入，缺乏對西方整個浪漫思潮的時空透視和全盤思考。倒是關於郁達夫個人環境背景和心理狀態上的剖析，比較周到而令人信服。郁達夫的作品中，曾經援引華茲華士和梭羅等人詩文，但

他顯然不同於恬澹樸直的華、梭二氏；透過其一生途程和文學表現，我們有理由相信郁氏近於盧騷更甚於華茲華士，即置盧騷不論，夏托布里昂的精神和他也較為契合：他們同屬戴酒市井，欲隱無門的傷感浪漫者。可惜在本書中，作者連這一點明顯的關係比較都沒有提出來討論。

但相反，以郁氏生平為準據的研究，作者的解釋圓滿有趣。郁達夫三歲喪父，母親管教嚴苛，彼此間缺乏溝通；居處孤立，沒有玩伴，所以他在幼年時，「歸屬和被愛的需要一直沒法獲得滿足，只好『反求諸己』轉向自己的思想。」一個活生生的稚年浪漫者於焉問世；秀麗的富春江畔和英雄式的舊小說，乃成為他的隱逸世界。中學畢業後的留日時期，衰弱的中國使他處處遭逢白眼，感到人與人之間的疏離，因而退縮到西洋文學名著中去。而創造社成立之後，國內文壇上的論戰及中國之屢受欺壓，雖然數度使他顯得激進，但是自小養成的「自縮」性格，阻碍他更深一層捲進論戰漩渦中，也因而使他缺乏改造中國的積極熱誠。這數種因由搭配的結果，終於使他的小說人物形成一連串悲泣英雄的形象。揮之不去，也不願揮去。

悲泣英雄的提出，是作者在本書所有論點中，最出色最不凡的見解。所謂悲泣英雄多屬知識份子，他們「衰竭無力，不願自助，亦無法助人」；他們「多愁善感，極度自憐」，表現「孱弱無力，個個都用盡辦法想逃避現實」。悲泣英雄不但是郁達夫一生作為最佳寫照，同時，也是貫穿郁達夫所有短篇小說，並形容其小說人物的中心主題。這一個觀念的揭櫫，無疑有助於深入瞭解郁達夫的文學世界；一向被指斥為頹廢大師的郁氏，亦可獲得一個公允的評價。作者在提出此一觀念時，主要分析的作品是「沉淪」一篇。從此篇中，他亦推演出郁氏作品另外兩個主題：民族精神與歸返自然。但是他雖由其他旁證強化這兩個發現，却缺

乏強勁有力更進一步的詮釋。因為郁氏的民族觀念主要由於一己遭遇迸發而來，不是我們意識中恢宏的民族情感；而他的歸返自然，與其說是融於其中，不如說他將自然視為一幅迷人圖畫，失意時才浸淫其中。

作者所分析出來的郁氏作品的主题，多數基於象徵觀點導引而出。一般說來，他的分析頗稱正確，如「性衝動和罪惡」、「對傳統的反應」等等。即使沒有經過批評訓練的讀者，相信亦不難指披出來。而我們感到惶惑的是，他的象徵觀點時或過份，分析的結果令人微感懷疑。譬如他將郁氏在民國十七年撰就的「二詩人」一篇的主题，認定是表現知識份子和勞工大眾的衝突，即為一例。「二詩人」是郁氏少數幾篇能够稱得上好的小說之一，主要描述兩位留學返國的「詩人」生活在白日夢時的種種醜狀。在這一篇中，郁氏表現出他的嘲諷才能；主题當在表現知識份子的貧乏及道德的淪落。個人淺學，實在看不出這一篇小說如何和勞工大眾扯上關係？

郁達夫在小說藝術上最大缺失，是他不知含蓄之美及其尾隨的力量；他的作品因之多屬直接的剝露，少見技巧性的呈現。本書在分析郁氏的浪漫主题上，雖有難令人同意處，但尚稱高超。而作者摒棄一向為人樂用的道德批評研究郁達夫，不可不說是一大突破。當然最重耍者，還是「悲泣英雄」這個觀念的提出，往後對郁氏有興趣者，因而可以在這個基礎上，更深入的加以評析。